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十石轩



辑览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十七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六(续) (5849)
(起丁酉唐渊宗至清三年 讫丁未唐代宗大历三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七 (5913)
(起己酉唐代宗大历四年 讫癸亥唐德宗建中四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八 (6049)
(起甲子唐德宗兴元六年 讫癸未唐德宗贞元六年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六(续)

(起丁酉唐渊宗至清三年 讫丁未唐代宗大历三年)

壬寅 宝应元年，春建辰月，赐郭子仪爵汾阳王，知诸道行营。

时河东军乱，杀其节度使邓景山。诸将请以兵马使辛云京(京杲从兄)为节度使。(景山有裨将抵罪当死，诸将请之，不许。其弟请代死，亦不许。请入一马以赎罪，乃许之。诸将怒曰：“我辈曾不及一马乎？”遂杀景山。上以景山抚御失，所以致乱，遣使慰谕以安之。诸将请以兵马使辛昙京为节度使从之。)既而，绛州行营(随方征讨，不居本镇，谓之行营)兵乏食，突将王元振激

壬寅 宝应元年(公元762年)，春季建辰月，朝廷封郭子仪为汾阳王，担任诸道行营。

当时河东诸将作乱，杀掉节度邓景山。诸将请求让兵马使辛云京(辛京杲的从兄)为节度使。(邓景山有一副将抵罪应当处死，诸将请求赦免他，邓景山不同意，副将的弟弟请求代兄去死，也不被同意，诸将又请求带一匹马来赎取死罪，邓景山这才同意了。诸将愤怒地说：“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？”于是诸将作乱，杀掉邓景山。肃宗认为邓景山安抚和驾驭部下不当，所以使得诸将叛乱，因此派遣使者去劝慰、安抚他们。诸将请求让辛云京担任节度，肃

怒士卒，杀其都统李国贞。（国贞，淮安王神通元孙，本名若幽，上以为河中节度使、朔方诸道行营都统，镇绛州，因赐名。绛州素无储蓄粮，赐不充，国贞屡以状闻，朝廷未报，军中咨怨。又以国贞治军严，思郭子仪之宽，王元振因矫命于众，曰：“来日修都统宅，具备锺，待命。”士卒皆怒，曰：“朔方健儿岂修宅夫耶？”元振帅之，执国贞置卒食于前，曰：“食此而役其力可乎？”国贞曰：“修宅则无之，军食则屡奏未报，诸君所知也。”众欲退，元振曰：“今日都统不死，则我辈死矣。”遂杀之。）镇西、北许庭行营兵屯翼城（隋县，今属平遥府），亦杀其节度使荔非元礼，推裨将白孝德为帅。于是诸军剽掠不已，朝廷尤其合从连贼，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，乃以郭子仪为汾阳王，知诸道节度行营、兼兴平、定国等军副元帅，发京师粟帛数万以给绛军。时上犹豫，群臣莫得进见，子仪请曰：“老臣受

宗同意了。）接着，绛州行营（跟随朔方军队征讨，不居住在本镇，所以叫行营）缺乏粮食，突将王元振挑拨激怒士兵，致使他们杀掉了都统李国贞。（李国贞是淮安王李神通的玄孙，本名李若幽，皇上任命李国贞为河中节度使、朔方诸道行营都统，镇守绛州，所以赐名为李国贞。绛州一向没有粮食储备，赐赏给士兵的粮食又不充足，李国贞屡次奏报这一情况，朝廷都没有回答，军中将士哀叹埋怨。又因为李国贞治军严整，将士们想念郭子仪治军之宽，王元振于是在众人面前诈称上峰有令，说道：“过几天让你们修理都统的住宅，各自准备畚箕铁锹，等待命令。”士兵们都很愤怒，说道：“朔方的健儿难道是修理住宅的民夫吗？”王元振率领部下作乱，抓住李国贞。王元振把士兵吃的食物摆在李国贞面前，说道：“吃这些东西又要他们去出力修理住宅，能行吗？”李国贞回答说：“修理住宅并无此事，至于军粮则屡次奏报，只是没有得到回答，这是诸军所知道的。”众人想退去，王元振说道：“今日都统不死，那么我们就得死了。”于是就杀掉了李国

命，将死于外，不见陛下，目不瞑矣。”王召入卧内，谓曰：“河东之事，一以委卿。”子仪至军，王元振自以为功，子仪曰：“吾为宰相，岂受一卒之私耶。”收元振及其党四十人皆杀之。辛云京闻之，亦按诛杀邓景山者数十人，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。

萧华罢，以元载同平章事，领度支、转运使如故。

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，怨萧华，言华专权，请罢之，而相

贞。)镇西、北庭行营的士兵驻扎在冀城(隋朝时的县，今属平阳府)，士兵们也杀掉了他们的节度使荔非元礼，推举副将白孝德为元帅。于是大肆进行掠杀不止，朝廷担心这些乱军联合起来，决不是新提拔的诸将所能镇服的，于是将郭子仪调往汾阳，担任各道节度行营、并兴平军、定国等军的副元帅，调拨京师粮食、布匹数万供给绛州的军队。当时肃宗生病，大臣们不能前去觐见，郭子仪请求说：“老臣受命，将死在外面，不见陛下，死不瞑目。”肃宗把郭子仪召回卧室，对他说：“河东的事，全托付给你了。”郭子仪来到军中，王元振自以为有功，郭子仪说：“我身为宰相，难道要接受一个士兵的私托吗？”于是将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抓起来全部杀掉。辛云京听说此事后，也审问杀害邓景山的几十人，然后将他们杀掉。因此河东诸镇大都遵奉法令。

萧华被罢去宰相，任命元载为同平章事，仍兼任度支使、转运使。

李辅国请求当宰相没有达到目的，因此怨恨萧华，所以在肃宗面前

载，上不许。固请不已，上乃从之。

建巳月，楚州得宝玉十三枚。

楚州言：“尼真如，恍惚登天，见上帝，赐以宝玉十三枚，云：‘中国有灾，以此镇之。’”群臣表贺。

太上皇崩（年七十八）。

上自仲春寝疾，闻上皇登遐，疾转剧，乃命太子监国。（时高力士遇赦，巫州还，在道闻上皇崩，号痛呕血而卒。）

复以建寅为正月。

帝崩，李辅国杀皇后张氏。

初张后与辅国相表里，专权用事，晚更有隙。内射生使程元振（京兆三原人）党于辅国，上疾笃，后召太子，谓曰：“辅国久典禁兵，阴与程元振

说萧华专权，请求罢去萧华，任元载为宰相，肃宗不同意，李辅国再三请求，肃宗才勉强同意了。

建巳月，楚州得宝玉十三枚。

楚州有人上表说：“有一名叫真如的尼姑，在恍惚中登上了天堂，见到了上帝，上帝赐给她十三枚宝玉，说道：‘中原有灾难，用这些宝玉可以镇压。’”大臣们上表祝贺。

太上皇玄宗驾崩（终年七十八岁）。

肃宗自从仲春以来便卧床不起，听说太上皇驾崩，病情由此加重，便命令太子监国政。（当时高力士被赦免，从巫山回京，在途中听说太上皇玄宗驾崩，于是放声大哭，口吐鲜血而死。）

肃宗下诏：又以建寅为正月。

肃宗驾崩，李辅国杀掉张皇后。

从前，张皇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，掌握大权，独断专行，晚年时，二人有了裂痕。内射生使程元振（京兆三原人）与李辅国结成一党。肃宗病情恶化，张后召见太子，对他说：“李

谋，作乱不可不诛。”太子泣曰：“陛下疾甚危，不告而诛，必致震惊，恐不能堪也。”太子出，后召越王系（帝次子），选宦官，授甲以诛辅国。元振知其谋，密告辅国，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，勒兵收系，迁后于别殿。时上在长生殿，使者逼后下殿，宦官宫人惊散。明日，上崩，辅国等杀后并系。

御批：《纲目》书：李辅国杀皇后张氏，殊不思张氏有可杀之罪，辅国非杀张氏之人。汪克宽引北魏高肇杀后于氏例折之，较刘友益、尹起莘诸说，特为有见，故改书，以昭义例。

太子即位（是为代宗）。

辅国长期执掌禁军，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，不能不杀掉他。”太子哭着说：“陛下病情十分危急，不告诉陛下就杀掉他，必然会使陛下震惊，恐怕承受不住。”太子出去后，张后召见越王李系（肃宗的次子），李系便挑选一批宦官，授给他们铠甲兵器去杀李辅国。程元振知道了张后的阴谋，悄悄地把此事告诉了李辅国，李辅国派士兵将太子送到飞龙厩，又派士兵守住越王系，将张后迁到别殿。当时肃宗在长生殿，使者逼着张后离开长生殿，宦官和宫女都十分恐惧，纷纷逃散。第二天，肃宗驾崩，李辅国等人杀掉张后和李系。

御批：《纲目》书：李辅国弑皇后张氏，却不想张氏有可杀之罪，李辅国并不是杀张氏之人。汪克宽引《北魏》：“自你杀了皇后于氏，起到了为后世树立判断什么是仿效标准的作用。”刘友益、尹起莘的一些说法特别有见地，所以改书于此，以展示义作为后人仿效的标准。

太子即位（是为代宗）。

辅国引太子素服与宰相相见，遂即位。辅国恃功益横，明谓上曰：“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听老奴处分。”上内不能平以其握禁兵，外尊礼之，号为尚父，而不名。事无大小，皆咨之。群臣出入，皆先诣辅国，辅国亦晏然处之。

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。

李光弼使田神功击史朝义，大破之。

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，城中食尽，果毅、刘昌（字公明，开封人）曰：“仓中犹有糶数千斤，请屑食之，不过二十日，李太尉必救我。”李光弼至临淮，诸将以朝义兵尚强，请南保扬州。光弼曰：“朝廷倚我以为安危，我复退缩，朝廷何望！”径趣徐州，使兖郛（唐置郛州，今曹州府，郛城县是）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，大破之。（光弼在徐州，惟军旅之事

李辅国引着太子，素服与宰相相见，于是太子即位。李辅国自恃有功而更加专横，公然对代宗说：“陛下住在宫中就可以了，外面的事由老奴处理。”代宗内心忿忿不平，但因李辅国正掌握着禁军，所以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，称他为尚父，而不直呼其名，无论大小事都征询他的意见，大臣们出入宫中都先见李辅国，李辅国也安然处之。

代宗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。

李光弼派田神功进攻史朝义，将史朝义打得大败。

自从史朝义围困宋州以来已有数月，城中粮食已经吃尽，果毅、刘昌（字公明，开封人）说：“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，请捣碎吃，不出二十天，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我们。”李光弼来到临淮，诸位将领认为史朝义的兵力还很强大，请求向南退保扬州。李光弼说：“朝廷依靠我来决定安危，我再退缩，朝廷还指望什么呢！”于是直赴徐州，派兖郛（唐时设置郛州，即今曹州府，郛城县）节度使田神功进击史朝义，将史朝义打

日决之，众务悉委判官张参，参吏事精敏，区处如流，诸将事之如事光弼，由是军中肃然，东夏以宁。先是，田神功见官属皆平受其拜，及见光弼与参抗礼，乃大惊，偏拜官属，曰：“神功出于行伍，不知礼仪，诸君亦胡为不言，成神功之过乎？”

六月，进李辅国爵博陆王。（刘友益曰：“宦官封王，唯此。”）

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，密言于上请加裁制，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，出居外第，于是道路相贺，辅国始惧，上表逊位，诏罢中书令而进其爵。

以刘宴为度支、转运、盐铁等

得大败。（李光弼在徐州，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定，其余一切事务都委托张修处理。张修为政精明，处理事务十分自如，诸将侍奉张修如同侍奉李光弼，因此军中整肃，东夏得以安宁。先前，田神功见了官属都大模大样接受他们的叩拜，等到看到李光弼与部下对等礼时，才大吃一惊，于是一一拜谢官属，说道：“我田神功行伍出身，不懂礼节，诸位为什么也不提醒我，铸成我田神功的大错呢？”）

六月，代宗进李辅国爵位为博陆王。（刘友益说：“宦官封王，仅此一人。”）

程元振谋划夺取李辅国的权力，暗地里请求代宗对李辅国稍加制裁。代宗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，并让李辅国迁出皇宫到外面的宅地居住。于是人们都互相庆贺。李辅国这才害怕起来，上表请求退位。代宗下诏，罢了李辅国中书令之职而进了他的爵位。

任命刘晏为度支、转运、盐铁等使。

使。

秋七月，郭子仪入朝。

时程元振用事，忌子仪功高任重，数譖之。子仪不自安，奏请解副元帅、节度使，遂留京师。

以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。

九月，以来瑱同平章事。

初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肃宗召赴京师。瑱乐在襄汉，将士上表留已复得还瑱，寻有诏徙瑱淮西。（行军司马裴茂谋夺瑱位，密表瑱倔强，难制，请以兵袭取之，肃宗以为然。徙瑱淮西河南节度使，外示宠任，实欲图之，密敕裴茂为防御使。）肃宗崩，上即位，复留瑒山南东道。（瑒闻从淮西，大惧，又讽将吏请留，上欲如息许之。裴茂先得密敕，即帅麾下趣襄阳，瑒以兵迎之，且曰：“吾已蒙恩，复留镇。”此因取敕告示之，茂惊惑，瑒纵兵击

秋季七月，郭子仪入朝。

当时程元振当权，他忌妒郭子仪功高任重，多次在代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。郭子仪心中不安，上奏请求解除副元帅、节度使的职务。于是郭子仪便留在京师。

代宗任命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。

九月，任命来瑒为同平章事。

当初，来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肃宗召他前来京师，来瑒乐意呆在襄阳，于是就暗示部将官吏上表请求肃宗让他留下来。后来又回到镇所。过了十余日，肃宗又下诏书，命令来瑒迁为淮西节度使。（行军司马裴茂图谋夺取来瑒的位置，秘密上表声称来瑒生性倔强，难于节制，请求让他率军袭襄阳，肃宗以为这个建议很正确。肃宗把来瑒迁至淮西河南任节度使，表面上表示对他宠幸重用，实际上是想要除掉他。肃宗又秘密下令让裴茂为防御使。）这时肃宗驾崩，代宗即位，来瑒仍留在山南东道任节度使。（来瑒听说让他去

之，擒送京师，赐死)。至是，瑱入朝，遂拜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

贬裴冕为施州（注见前）刺史。

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，议事与程元振相违，遂坐贬。

回纥举兵入援。冬十月，以雍王适（帝长子，即德宗）为天下兵马元帅讨史朝义，大败之，取东京及河阳，贼将薛嵩、张忠志（本范阳内属奚，后赐名李宝臣，字为辅）以州降。

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，修旧好，且征兵讨史朝义。（时回纥毗伽阙可汗死，子登里可汗立已为史朝义所诱，

淮西任节度使，十分害怕，又暗示将领们挽留自己，代宗想息事宁人就同意了。裴茂先得到肃宗的密敕，便率领部下奔赴襄阳，来瑱率兵迎战，并说：“我已经蒙皇上的恩典，又留下来镇守襄阳。”说罢便取出代宗的敕令给裴茂看，裴茂惊疑不解。来瑱纵兵攻击裴茂，将他抓获，押送京师。代宗赐他自杀。）此后来瑱入朝，代宗任命他为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

裴冕被贬为施州刺史。

左仆射裴冕担任山陵使，在商议事情时意见与程元振不一致，于是被贬。

回纥率兵帮助朝廷讨伐史朝义。冬季十月，代宗任命雍王李适（代宗的长子，即德宗）为天下兵马元帅讨伐史朝义，大败史朝义，攻克东京及河阳，贼将薛嵩和张忠志（张忠志是原范阳安禄山旧部，降唐后赐名李宝臣，字为辅）献出自己所辖各州投降。

代宗派遣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，为了与回纥重新建立过去的友

云：“唐室继有大丧，中原无主。”可汗信之，清潭至谓曰：“先帝虽弃天下，今皇帝即广平王，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。）回纥乃起兵至三城，见州、县邱墟，有轻唐之志，乃困辱清潭。清潭遣使言状，京师大骇。初肃宗以仆固怀恩女，妻登里可汗。至是，上令怀恩往见之，怀恩为言，唐家恩信不可负，可汗悦，遣使上表，请助国讨贼。制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会诸道节度及回纥于陕州，进讨史朝义。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，程元振、鱼朝恩等沮之，而止。加仆固怀恩同平章事，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。（适至陕州，回纥屯于河北，适与僚属往见之，可汗责适不拜舞，兵马使药子昂，对以礼不当，然回纥将车鼻曰：“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，可汗与雍王叔父也，何得不拜舞！”子昂曰：“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！且两宫在殡，不应拜舞。”力争久之，车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，遣适

好关系，并想征调回纥军队讨伐史朝义。（当时回纥的昆伽关可汗死了，其子登里可汗即位。登里可汗已经受到史朝义的诱惑，史对他说：“唐室相继发生大丧事，如今中原没有皇帝。”登里可汗信以为真。刘清潭来到，对登里可汗说：“先帝虽然驾崩，但是今天的皇上已经即位，皇上就是过去曾与叶护共同收复西京的广平王。）回纥便调动军队来到三个受降城，看到州、县已经成为废墟，产生了轻视唐朝的念头，于是困辱刘清潭。刘清潭便派遣使者回朝汇报情况，京师上下大为震骇。从前，肃宗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登里可汗为妻，代宗命令仆固怀恩去见登里可汗。仆固怀恩见了登里可汗对他说，唐朝的恩典信义不能辜负，可汗很高兴，派遣使者上表，请求帮助讨伐史朝义。代宗下制，任命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，前去陕州会合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军队，共同进军讨伐史朝义。代宗想让郭子仪担任李适的副手，程元振、鱼朝恩等人阻止，代宗只好作罢。另任命仆固怀恩为同平章事，率领诸军节度行营担任李适的副手。（李适到达陕州

归营，行军司马韦少华等遂死。)诸军发陕州，仆固怀恩与回纥为前锋，郭英、鱼朝恩为殿，李抱玉自河阳入，李光弼自陈留入会于洛阳，陈于横水(地名胡三省注：金人疆域图孟津有横水店)怀恩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贼栅东北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，官军击之不动。镇西节度使马磷(扶风人)曰：“事急矣！”遂单骑奋击，夺贼两牌，突入万众中，贼左右披靡，大军乘之而入，贼众大败斩首六万级，捕获二万，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。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，怀恩留回纥营河阳，使其子瑒帅步、骑万余逐朝义，至郑州，再战，皆捷，汴州降。回纥入东京，肆行杀掠，死者万计。朝义自濮州北渡河，怀恩及瑒复再败之，于是朝义邳郡节度使薛嵩以相、卫、洛、邢四州，降于李抱玉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恒、赵、深、定、易(即今易州，武德中置)五州降于辛云。京抱玉等

时，回纥可汗率兵驻扎在陕州河北县，李适与僚属前往看望回纥可汗。回纥可汗叱责李适不行拜舞大礼，兵马使药子昂回答说，按照礼仪不应当行拜舞大礼。回纥将军车鼻说：“唐朝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，对雍王来说可汗是叔父了，怎么能不舞拜呢！”药子昂说：“哪里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可汗行拜舞礼的道理！况且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殡，也不应该舞蹈。”力争了好长时间，车鼻才将药子昂等各打一百鞭，将李适遣送回到营中，行军司马韦少华等人不久都死去了。)各路军队从陕州出发，仆固怀恩与回纥为前锋，郭英、鱼朝恩殿后，李抱玉从河阳、李光弼从陈留来到洛阳会合，在横水(地名，胡三省注：金人疆域地图上孟津有横水店)布阵。仆固怀恩派遣劲骑以及回纥军队出南山攻到叛军的栅栏东北，里外合击，将叛军打得大败。史朝义率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十万人前去救援，官军冲击敌阵，但贼军阵势仍然没有动摇。镇西节度使马磷(扶风人)说：“事情急迫了！”于是单枪匹马奋力冲击，夺得叛军两块盾牌，突入千军万马之中，

人其营，嵩等皆受代。居无何，仆固怀恩皆令复位，由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，朝廷宜密为备。怀恩亦上疏自理，上慰勉之。（张忠志之未降也，裨将王武后谓曰：“吾今以寡当众，以曲过直，战则必离，守则必溃，公其困之。”忠志乃降。诏名其军曰成德，即拜节度使，赐姓名曰李宝臣。宝臣擢武后为先锋兵马使。王武后，字元英，本契丹怒皆部入居蓟。）

大败敌阵，杀死六万人，捕获两万人。史朝义仅率轻骑数百名向东逃窜。仆固怀恩攻克了东京及河阳城。仆固怀恩留在河阳回纥营中，派他的儿子仆固瑒率领步、骑兵一万多人追逐史朝义，到达郑州时，又与叛军交战，都取得了胜利，汴州投降。回纥军队进入东京，肆意杀掠，死者数以万计。史朝义从濮州北渡黄河，仆固怀恩及仆固瑒再次将他打败。于是史朝义的邺郡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、卫州、洛州、邢州四州，向李抱玉投降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献出恒州、赵州、深州、定州、易州（即今天的易州，武德时设置）五州向辛云京投降。李抱玉等人进到薛嵩的军营中，薛嵩等人都被李抱玉派来的人取代。没过多久，仆固怀恩让他们都官复原职。因此，李抱玉、辛云京分别上表说仆固怀恩有二心，朝廷应当暗地里防备着他。仆固怀恩也上书为自己辩护，代宗安慰并勉励他一番。（张忠志还没投降之时，他的副将王武俊对张忠志说：“如今我们以少挡多，以曲遇直，如果交战就必定众叛亲离，固守就必然会溃败，你应该好好考虑。”张忠

盗杀李辅国。

上在东宫，以李辅国专权，心甚不平，及即位，以辅国有杀张后功，不欲显诛之，夜遣盗入其室，窃辅国首，及一臂而去，敕有司捕盗，遣中使存问其家，仍赠太傅。

御批：辅国专权稔恶，罪不容诛，自当肆诸市朝以谢天下。张后虽牝晨逆者，尚未若武韦之祸及宗祧，辅国敢行弑逆，尤当绳以乱贼之律，代宗转以为功，不加显戮，是但知报复私嫌而不履大义，无论颠倒是非不可为训，即以《春秋》不讨贼之例贵之，代宗其能自

志便投降了。代宗下诏，把张忠志的军队取名为成德，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，赐张忠志姓名为李宝臣。李宝臣提拔王武俊为先锋兵马使。王武俊，字元英，本是契丹族人，后来迁入蓟。）

盗杀李辅国。

代宗在东宫当太子时，由于李辅国专横跋扈，心里忿忿不平，等到即位以后，又因为李辅国有杀掉张后的功劳，不想公开除掉他。一天夜里，盗贼进入李辅国的宅第，杀掉了李辅国，割下他的头和一条臂走了。代宗敕令有关部门捕捉盗贼，又派遣中使慰问李辅国的家属，还追赠他为太傅。

御批：李辅国专权，罪恶累累，不可不杀，自然应当陈尸示众，以谢天下人。张后虽然牝鸡司晨，罪行昭著，但还不能跟武后、韦后之祸相比。作为宗庙之臣的李辅国敢于杀掉张后，更应用处理乱臣贼子之法以绳之，而代宗却反以为有功，不加以公开杀掉，像这样只知道报复私人的仇怨而不顾大义，是非颠倒的

解乎？

以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。

郭子仪以怀恩有平河朔功，请以副元帅让之。

代宗皇帝

癸卯 广德元年，春正月，以刘晏同平章事，度支等使如故。流放来瑱于播州，杀之。

初来瑱在襄阳，程元振有所请托，不从，及为相，元振潜瑱言涉不顺，与贼合谋，坐削官爵，流播州，赐死。由是蕃镇皆切齿于元振。

贼将田承嗣以莫州（本郑县，唐置州，改莫，宋省，故城在今河间府任邱县）降。李怀仙（柳城蕃人）杀史朝义传首京师。

做法不可为训！即便以《春秋》中对乱臣贼子不加讨伐的罪名去责备他，代宗能自我解脱吗？

任命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。

郭子仪因为仆固怀恩有平定河朔的功劳，请求代宗下令将副元帅的职位让他。

代宗皇帝

癸卯 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春季正月，代宗任命刘晏为同平章事，度支使等职务仍然不变。流放来瑱于播州，后来又赐死。

从前，来瑱在襄阳时，程元振曾经请求和嘱托他办事，来瑱没有答应，等到来瑱当了宰相后，程元振诬陷来瑱说了对代宗不恭敬的话，并与叛军合谋。因此来瑱被削去官爵，流放播州，然后被赐死。因此藩镇都对程元振恨得咬牙切齿。

叛将田承嗣献出莫州（原为郑县，唐设置州，改为莫州，宋撤销，故城在今河间府任邱县）投降。李怀仙（柳城胡人）割取史朝义的头颅进献京